



柳待制文集卷之七

制代人作後誥亦同

趙王封贈三代制

教諭泰和歐陽溥編輯
訓導江浦郁珎校正

丘鄰祭贈靖忠保德和義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康僖
制

先德後功周室所以開守文之治左宗右戚漢廷所
以推廣愛之仁粵我熙朝肆崇勲籍爰念副駢之盛
載頒贈槩之華具官某至大能剛誠善不伐雖生知
於孝友亦世薦於忠貞配大姬車服之多而動無踰
節嚴元戎旂物之貴而出則專征惜不百年成予一
障方懋式商之命用恢全趙之封死也如存極三公

而論爵沒則有謚合二美以易名以寧假廟之靈以
衍配天之澤於戲昭昭在上尔毋忘陟降之恭赤赤
厥聲予亦有封建之福歆時寵渥光對前聞

木忽難節王贈亮節輯衆保義功臣太傅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
惠襄制

元功次薄賢賢實著於邦彛異姓真王貴貴無踰於
戚畹爰舉追褒之典以隆勸厲之仁匪曰私親其惟
本始具官某大主不琢雅量有容愛士甚於扶傷卹
民幾如拯溺念烈祖首歸真主茂開社稷之勳肆累
朝得尚元姬申侈章旅之錫每虛懷而挹損端御氣
以遐征是用對寵光筆加美謚上公九錫既峻陟

於維垣大國三軍亦就更於全趙於以示旌勞之厚
豈徒為備物之彰於戲扞城而失腹心已予躬之不
閱聯媼而託肺附賴尔後之多賢根服異恩式承嘉
薦

祇

木安趙王贈繼志樂善全節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簡
穆制

三恪封陳重是神明之胄外戚在漢豈皆恩澤之侯
睠尔勲賢維予肺附惕容儀其既遠侈命數以獨優
具官某昨若春温嶷然山立仁民等於愛物養惟推
之事天稽首而称北藩祇服皇明之被奉珪而朝上
國式觀侯度之脩持一矢以招鳧指孤成而隕涕屬

定鼎卜年之伊始宜出綸揚渙之有光國本王封遂
升庸於元宰謚則周道爰誅行於奉常極日號以加
崇為壻車而增責於戲帝室之親曰甥舅已莫資夾
輔之勤君子之澤在孫曾尚克相詒謀之永庶憑胥
嚮丕輅寵休

回紇追封趙王公主

皇祖姑

王姬下嫁匪誇車服之儀戚里聯姻有煇旂常之績
屬新鼎命用錫綸音某星婺騰輝天漢毓秀心家而
尊五典出言必盡於箴規成化而本二南動作無喻
於矩則嗟月輪之既缺睇風馭以奚攀大邦爰啓於
封圻貴主肇隆於位號式流終譽豈務私恩於戲揄
秋禘衣等殺猶存於后飾畫堂甲觀宴娛緬想於神

遊咨尔營魂承予休寵

阿實忽都魯封趙王公主

皇姑

周厚懿親服在宗盟之列漢尊大主具如藩國之儀
方胥樂於燕詒宜亟申於褒寵某天支秀暉坤德柔
嘉肅雍觀婦道之成庶倫以正順 得家人之吉時
義有閑被象服以攸宜乘翟車而肆覲朕方惇叙九
族問及諸姑爰疏封國之恩以懋保邦之慶於戲形
管有煇尚無忘女史之書大禧是承以克享壽眉之
介益昭殊眷丕格繁釐

阿刺的納八刺追封趙王公主

皇姑

公主亦彌帝姬周道實嚴於貴貴侯王厥有國邑漢
儀無示於尊尊允懷同氣之親誕錫均釐之貺某懿

恭維則柔順可貞純化覃乎家邦美行應乎圖史昔
祖姑監國輔成定命之基今伯姊在天与亨肇禋之
福彌名既正本榦益隆庶徼顯孝之靈以篤孝孫之
慶於戲下王后猶一茅豈車服之維多封異姓以七
旂尚旂章之未備舉茲常典慰尔營嵬

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李倜封贈二代制

祖懋故河東宣撫檢察使贈嘉議大夫吏部
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冀寧郡侯謚文惠

錄再世所以廣息朕亦嚴於馭貴活千人者必有後
尔惟薦於象賢時進讀之且應我申褒之律其昭
先美以示隆私具官姓某祖具官某直養以全剛靜
脩而致遠方

聖武伐太原之日孳生靈歸中國之仁布衣而借前
籌幕府以為巨障寇恂還守河内上功正切於轉輸
馬援去卧壺頭壯節自甘於斂退迨今墓上征西之
字比之襄陽隋涑之碑燾後而德已滋詔謀而報不
食爰舉易名之典肆加胙土之華於戲命數視其孫
惟毋嫌於少殺節惠壹於行亶亦詫於非常咨尔營
嵬歆于寵渥

父昱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贈中奉大夫
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追封冀寧郡公謚
忠敏

予壽而論其世王者推廣孝之仁積德不必其身大
夫有顯親之義若時令子維予近且追榮式應於邦

彛初命遂加於公衮具官姓某父具官某卓尔能立
休焉有容參元戎闡外之謀得君子師中之吉盖嘗
執箠而計兵食入關而課民庸孔明恢蜀道之畜非
蔣琬莫安留府杜預卒荊州之伐而羊祜不見成功
勲名在二子之間報効稽十年之後流之長者必榮
洛苗之遂者維芑糜來宣庸昇於高牙考行仍申於
美謚於戲氣為物蒐為變尚炳然江漢之靈秋曰嘗
冬曰烝宜秩尔豆籩之薦死如可作寵至其承

祖母張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尊祖必有所儼國家重賢賢之恩抱孫今見其成君
子謂善善之澤肆因眷獎併示追褒具官姓某祖母
某氏德順而莊教慈以肅公卿取為家法娣姒親若

母儀屬世嗣之升朝從良人而命爵小君所以序貴
式增揄狄之華大夫則知承宗有煇形監之薦庶茲
幽窆昭我寵章

祖母蒲察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王父以孫為尸本支宜於百世婦人從夫之爵恩禮
視於諸侯其廣朕私以洪尔慶具官姓某祖母某氏
柔儀範俗淋行正家早親筐筥之勤晚遂卮匱之養
及燕謀而始大侈象服以斯皇一命為榮尚不食生
賢之報九原可作庶其知稽古之蒙有奕寵休無間
冥漠

母仇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朕大倣官聯咸有羔皮之德肆惟本始孰無烏哺之

恩褒親所以勵人臣錫命所以重國典具官姓某母
某氏出自仕族動為女師采蘋恭其先在家循於法
度殷雷勸以義從政閱其動勞所嗟風木之惹不見
樹萱之色毋貴今以其子婦爵則從其夫周制稱寡
小君尔尚服漏泉之澤奠部維方千里予敢愛大國
之封既極哀榮益隆備享

翰林丞旨王約除兼太子詹事制

太子繫國本既茂建於元良詹事猶古官茲重煩於
耆艾爰禁林之直陪儲幄之遊命出自中聽學
于外某學知體要行應樞機深醇有儒者之風謙退
持廉士之節頃久勞於民社遠峻陟於詞垣迺先正
其心無若裴垍之敢諫願可託以子何嫌周勃之少

文惟折旋規矩之必端資左右侍御之皆正此事要
關於輔導若人無愧於典刑班躋少端尹之聯省給
志歸於唐府位冠大長秋之上進超壹用於漢儀萃
茲眷禮之優示我貴成之重於戲以汝為商山之羽
翼是將觀德教於初為子隆周室之本支以克繇燕
休於後勉摠忠藎嗣有寵嘉

真大道教祖師無憂普濟真人劉德仁加封
真君制

蓋聞大道常清淨自化固盛治之攸資至人以澹泊
為宗矧前聞之足證庸加寵澤增賁玄門疑神若
虛應物無迹知性皆本有混同孔老之間然言不離
筌終始天人之際雖深歲而弗售已妙用之顯行今

熙朝充美於象元肆

列聖重光於契命是用躋尔仙階之貴昭子帝祉之隆以迓蕃釐以開來裔於戲騎日月而遊四海想神馭之如存官陰陽以遂群生尚物情之咸賴祇服茂典益暢休風

東嶽泰山加封大生制

帝出乎震始方物以司方嶽峻于天配二儀而作主惟此云亭之祀具諸封禪之文四孝彞章特崇徽号仁存率育德載無疆出雲雨於虛空割陰陽於昏曉中州扶輿之氣豈祝融獨得其宗泰山維魯之瞻蓋龜蒙奄在其下迺欽柴而備禮洎平土以告功是為王者受命之符亦曰庶民錫福之地想廟容之如在

申帝号於大生以薦明釐心昭靈貺於戲金匱開而玉策得豈其為方士之虛談白麟至而朱鳳來厥亦有聖人之能事歆予時彊惟乃之休

詰

江州路聖治太平宮九天採訪使應元保運
妙化助順真君加封詰詞

朕聞大道亦強而名固具胚暉之造至人以虛為用實高監御之司睠茲衡嶽之佐神巍鎮匡廬之治所式稽彞典申錫徽稱其氣孕亭毒之先功叅化育之內崇巒穹谷亦闕景以揚靈法象真圖雖無形而有物受任十華之使寫神八極之游盖衆灵竦聽其搗訶而三界摠歸於巡徼謂青城丈人各主分地厥有

貞符廼朱陵仙府別啓洞天合嚴明祀是則微顯闡
幽之故昭乎福滄福善之機用加四字之真封對答
萬年之光命於戲六號之式頒邦國朕方稱秩於無
文八卦之德曰鬼神尔尚克昭於不應祇承茂渥益
暢玄風

興國路九宮山太平護國真牧妙應普興真
君加封詰詞神張姓

蓋聞神仙能伏光匿景豈有迹之可稽山川亦舒翹
揚英知炳靈之攸在稱秩式躋於明祀出綸爰畀於
真封某和以天倪動而淵默蓋根諸性命之學至誠
灼見於著龜故形為禰福之言妙用不離於橐籥宗
代掌禮之而賜號庄君乃邀尔以結鄰迨今羣帝之
嚮服我寵嘉

表

進南郊鹵簿圖表

陽郊展采冀天地之碩歆法駕示儀象星辰之次舍
茲命工人而加繪輒干誓御以上慶蓋聞大事莫貴
郊裡盛禮必有樽節故鹵簿總屬車之次而公卿在
驂乘之間昉周制而已然稽唐儀而始備後先清道
單行宣六引之威左右畫衣雜來占五方之色此文
事必戒武衛凡樂聲實具禮容乃若古今輿輅之等
襄上下旗旂之度數非資圖寫曷究徽章雖成能無

與於咨詢而曠典尤宜於藻績用旌徽贄期補明時
此蓋欽遇云云熙洽宣光柔嘉作則戢干戈而肆夏
繼序斯皇欽膺象以授時和邦惟允方貞立之建祀
矧大肩之在廷彰彰物采之多表表聲明之盛臣致
君心切議禮才踈託以丹青紀太常十二存之部傳
之琬琰揚

天子億萬年之休

國子監賀太室慶成表

廟祧序正示惟辟以奉天宗室崇成知敬親而尊祖
聿觀丕禱益壯洪基蓋聞昭穆配乎二儀禘祫等之
百世故王者有萃漢之義而天下形孝敬之風昔周
制都宮位皆東向及漢立源廟意在別祠使非楹楠

之穹崇曷稱堂筵之脩廣聖作適逢於今日孫謀克
篤於前人欽惟云云圖大宅中本仁祖義念垂衣而
致治躬服采章治乘輅以為邦首嚴仗衛企想月遊
之舊著為時祀之彛方圖上於土功旦備聞於金奏
臣某西雍它職北闕趨班髦士攸宜叅工歌於九夏
孝孫有慶格神保於万年

大駕北還起居表

振蹕上京脩累朝之故實回輿北闕肅萬乘之威儀
百辟承風群黎矯首蓋聞周室嘗別營於西鎬漢皇
亦時幸於東都將令侯度之益恭以示王靈之咸被
戒先驅而鞭日御甫瞻羽衛之隆得壯士西挽天河
已覺氛埃之淨故所至則如甘雨之澤物仰之猶若

景緯之麗空茲一人幸動之間惟万世治安攸繫欽
惟云云懋昭湯德丕顯文謨民協于中雖明刑而不
犯皇建其極實歛福以用敷從官方遄候於雞翹父
老宜竦聞於鳳吹臣集躬塵器使耳屬鳶昔行葦頌
功知明時之有道蟠桃獻壽祝万歲之無彊

御史臺賀正表

帝王御曆方開有道之長春秋首時式正履端之始
乾旋坤轉雷動風行中賀盛德在躬深仁及物恩覃
肆宥歛五福以用敷治格重熙歌九功而惟叙穆又
龍樓之養綿二燕翼之祥元會克廷泰和成象臣忝
司邦憲肅奉朝儀升中呼嵩岳之三願符聖壽執法
近太微之次抃竭臣忠

監修國史賀正表

天明即命紹開帝歷之隆王朔体元序正人時之始
大鈞坎北和氣冲融中賀德協重華道昭全美御端
門而肆赦万寓熙春坐宣室以受釐五辰順軌方九
賓之在列萃諸福以來臻臣忝冒師垣兼塵史觀猷
樽奉酒庸申効於嵩呼鳩筆紀謨願同符於洛畫

宣徽院賀正表

寅正首月用泰始以授時申命自天体乾剛而出治
一元斯暢庶彙咸亨中賀祖義本仁宅中居正民和
物遂方臻康乂之期文恬武熙迄底安強之効極怡
愉而致養聲溥率以來臣廷列百僚嵩呼万歲臣幸
聯迹列肅奉上儀超未央前殿之朝預觀晷籍摠宣

徽南院之務益謹饗羞

秦定甲子賀聖節表

六甲初元月次黃鍾之琯万年景運天開紫電之祥
八表頌声雨間協氣中賀体乾剛健乘泰吉身為國
家有九經人文不顯建皇極歛五福帝訓于行廣聖
孝以緝熙啓神謀而繩武爰上玉杯之壽用祈宝命
之申臣職守宗祧躬超班著日添綉線式觀龍德之
中春在彤庭茂行龜疇之福

箋

宣政院賀子秋節箋

天臨朱邸肇迎仲月之陽電繞紫樞式應前星之瑞
宮闈同慶寰宇交欣中賀生稟懿恭德全仁智承至

尊守重器親摠政機選端士聞正言益隆國本方元
良之建位宜壽考以維祺某幸綴迹班載逢華旦窳
風西域既來九譯之環稽首東儲願上千秋之鑑

國子監賀受冊箋

皇儲正位肇新五冊之頒宗祀繇休丕衍瑤圖之慶
泰和斯暢震道乃行中賀蘊德誠明問孝光大教喻
成而三善得帝訓時欽元良建而萬邦員民情咸戴
方形廷之脩禮宜朱邸之迎祥某職忝膝舞心馳鶴
禁日輪月暈願有繼於雅歌軋符坤珎益懋開於興
運

狀

升附禮成請推恩賞狀

竊惟

帝王之興實由

祖功

宗德積累所致故制為廟祀以極崇報之禮配天同
大猗欵盛哉粵昔

世祖皇帝肇建

宗廟創修禮文

聖子

神孫繼紹纂承迺

英宗皇帝斷自睿謨載廣

廟室至于

今上皇帝嗣服之初始克落成爰以泰定元年五月

十四日奉遷

祖宗神主安靈新廟廿六日欽奉

顯宗皇帝

英宗皇帝神主升祔朝祭盛儀縟典照映古今凡諸
臣子獲與奔走實為非常萬一之遇盖有殊特之礼
必有殊特之恩宗金以來每行大礼則必等第頒賜
行事之臣以為非此則無以均釐錫福於下也今
朝廷丕崇 太室迂 主礼成而

顯宗皇帝始由 晋邸昭受 大號與

英宗皇帝並祔于 祖 宗之次此皆曠世甚盛之

幸謂宜叅酌古今特惟 恩沛自獻官而下行事官

負等第賞賜庶幾有以隆熙朝闋祀之貺而書之信

史亦將示法於將來

請添造單羅法服狀

欽惟

世祖皇帝肇建

宗廟始定祭禮每歲孟冬卜日大命大臣攝行其事以時方寒洩故自獻官下至與祭諸職合用法服等皆以夾羅為之因襲已久遂為故事至如

南郊

太社雖別造祭服亦止循用夾衣之制比年

英宗皇帝更定四孟時饗以來每遇孟夏孟秋行礼之時被服夾衣升降拜跪往往暑氣蒸鬱流汗沾濡其於肅將祀事之意或者不無乖戾今檢照到亡宋太常因革禮祭服條內該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准許

定所言月令孟夏初衣暑服孟冬始裘今尚衣庫袞冕等蓋每歲仲冬祀圜丘所服皆是夾衣宜依冕服制度改用單羅則是古人制作衣裳唯欲適宜未嘗以單夾為拘以此叅詳若依太常因革禮所定典故除

太廟

南郊

太社

法服外各處權宜添造單羅法服

全副二十身專充夏秋祭祀獻官近上職事行禮之用庶幾馨香達于

神明而於祭祀之儀不為無補

薦乞石烈希元狀

竊惟用人當求實才薦賢務合公論其人賢矣則稱

其才而薦之非過舉也取其長而用之非市恩也方
今設科取士之外凡隱晦丘園才德彰著之士又令
所在以其名上聞
朝廷急於得賢之意茲可見也比年以來若楊靜起
於成都即除四川提舉史灼董士廉起於燕南即除
翰林編修國子助教皆由布衣以薦入官今更數除
率能崇尚名節而有難進易退之風則薦非謬薦用
非濫用亦已明矣伏見都城處士乞石烈希元年踰
半百篤志窮經兀於易春秋二書精考密察探賸鉤
玄不背先儒訓釋之旨自得聖人制作之微安貧樂
道若將終身而孝友之行形於家庭信義之實稱於
朋友迓者翰林集賢諸老監察御史惜其老於文學

累嘗交章論薦以謂京師首善之地有一安恬之士
獨能遺外聲利篤學力行起而用之則可以表倡四
方興起風化非直爲希元私也某猥以庸虛忝敢奉
常日虞曠敢獲戾官箴蓋討論禮典稽考儀文必得
通經學古之儒老成名德之士乃爲稱選某熟知其
賢用敢舉以自代如蒙轉而上聞將乞石烈希元
擢充博士代替其名聞必能修舉職業上副
朝廷優賢崇禮之仁

祝文

行祀嶽瀆祝文代李季士作

中嶽

維嵩作鎮奠于土中蟠地與厚配天比崇雄亘秀峙

二室西東亦有河洛融液宣通曰神鎮星實主實宗
爲周生賢肇漢登封載其嘉應昭示無窮明德宜祀
爰有廟容於皇

聖元越古同風祝號祭式與時並隆
皇帝曰嘻邦彛是庸汝維侍臣往即祠宮熏香奠幣
明薦余衷承

命載驅敢有弗恭練日既良卜牲斯豐神之格止有
懌無恫百祥未集洽于時雍

天子萬壽維神之功

南嶽

列嶽在地實張四維神氣所載猶體有肢昔舜脩方
望秩以祠虞德昭升五典克嶽矧茲衡山屹鎮南離

七十二峯業岌我巍朱陵之洞祝融之司泄雲吐雲
闔闢神機軋綱既正以奠氏麗叙祭有章百王承規
皇元繼照文德敷施稽古作制瑟祀維時牲號斯崇
神人具宜

天子在御宰臣孝儀迺下

笙書香幣載馳爰既泣止十日誅龜嘉薦誠陳有飶
菲菲

宸心既將神亦宴娛昭茲靈貺報以蕃釐於
萬斯年格于隆熙維嶽維固維
國之基

淮瀆

淮出胎管其源甚長禹始導之乃自于唐有山桐柏

鬱乎蒼蒼會泗而沂茲焉濫觴美德維神其靈孔揚
列在中祠視秩侯王
聖朝崇祀厥有彛章實籙斯幣實函斯香亦既涖止
練日維剛牢醴在筵式薦苾芳
皇明祁祁淮波泱泱
萬年有永神降之康

濟瀆

濟初維沆發自垣曲孟陽二源始匪而畜是爲龍淵
實制坤軸噓呵雲霧變化忽倏貫河溢榮有顛有伏
及其注沂遂列四瀆爰始秩祠名在宗祝
皇元稽古大正疆服祀事孔時載祗載肅聿脩歲彙
薦北芬郁昭其格思報以景福

天子萬年神有嘉穀

北海望祭于濟源

天地之間環海爲區此有翰海窮髮之隅粵初望祀
亦聖所謨勝惟濟源茲神之廬有赫玄靈可考不誣
並祠嶽鎮矧在輔都維
聖憲古載敷

命書迺馳香幣迺闢神居靈兮來下
皇情孔孚
祚胤明昌
聖有貞符

策問

國學私試十一首

問井田廢而阡陌開鄉遂都鄙之制不可復矣厥後名田之請限田之議均田之法作輟紛紛前以爲利後以爲害識者有遺憾焉唐之計口授田有二分有世業粟稻曰租綾絹曰調與夫歲二十日人力之庸其取之民者如是而已可謂法之善者也亡幾而遂廢不舉豈其制雖有所本而於時或非其便欤抑人多田少必不得已而後廢之歟井疆遠矣計口授田之制今猶可踐而行之也願與諸生訂其古法之可以宜於今者

問自秦滅經籍至漢興易書詩禮春秋稍出而樂遂亡矣或曰孔子之時摯干繚缺適齊適楚適蔡適秦鼓入河鼓入漢少師磬襄入于海而器与人已不復

傳非亡於秦也蓋雖制氏在漢世爲其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則河間所獻又特雜采諸子之言而已宜後之論樂者紛紛而莫之底定也以隋唐周宗諸儒之所更定而猶不無遺憾焉則待其人而後行固自有時哉今

明天子在上有意於制禮考文之事蒐攬廢墜討論而興起之抑豈無其人乎則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信之以備六經未備之經而聳吾

元之德於秦漢之上顧不甚盛甚躋也歟試相與誦其所可取者焉

問凡祭祀必有樂學校之祭小則釋菜以食爲主大則釋奠以飲爲主故舍菜合舞於春頌學合聲於秋

而記禮之書特以仲春上丁習舞釋菜命之樂正又謂凡釋尊則必有合于時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老若所謂樂祖者無專祀也其習舞與聲皆大合六代之樂北齊嘗以大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回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至唐始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兩京用宮縣令三公攝事隆禮備樂斯亦至矣然宋既加王儀其樂第用判縣施之堂上而又不設舞於庭蓋宮縣判縣一殺當時議禮之呂其所損益亦有意歟抑有歌無舞又與古人習舞合聲之制有戾歟今仲春上丁將舉祀禮則禮樂之事亦諸生所當講切而究明之者願紬繹其說

問自田不井疆民不什伍而分田令賦造噐制祿起

田役作軍旅凡先王所以維繫其民之意於是微矣秦開阡陌漢事兼并人忘重遷俗尚流寓至晉稍明土斷之制逮齊復申黃籍之令故尸口漏於國版而夫家脫於聯伍者皆受而注之其後百家有譜東南別族僑舊錯處姦偽益滋寬鄉爲墟狹邑成聚雖以闢田增戶列之五事責之守令而猶未之有止也今欲上知寧人之方下知安土之利存亡更守出入相司有無相貸疾病相救一道德而同風俗顧以何術而濟登茲試考覈古今之宜以詳著于篇

問下情之通塞治亂渴失之變係爲工箴瞽詩道謗市議不以人廢言之意蓋三代同之自是而降漢最近古凡所論建必合其同或諸侯王之有詔或到侯

宗室之與議或違二府之僉謀或用諫大夫之決策以博士議郎之小臣而猶得與丞相列侯二千石並預諮訪亦幾乎公天下以為心者矣然言路浸廣而治道浸微豈苟同挾和之論徒為希意順指之私耶抑履霜堅冰之喻尚不足以開自牖納約之明耶其不制為一定之法者無亦示夫廣聽兼覽之公不于其人而于其言耶今朝廷求言視漢而益切顧處士橫議與學校正論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問三正之起尚矣說者謂夏正建寅為人正商正建丑為地正周正建子為天正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凡國君即位必書元年春王正月夫春秋尊王之書以正次王以王次春則正月者周天子所用之正也先

儒謂其以夏時冠月而以周正紀事正月非春時固不易然書序一月戊子師渡盟津而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于盟津則一月者周之一月亦遂以為歲首矣不知春秋假之以立義者亦它有所考據乎或者又謂周人改月而兼存夏正其證已多見於經傳所載之文乃若周官既曰正月而又曰正歲豳詩既曰七月九月而又曰一之日二之日左氏固已惑之而孟子所記徒杠輿梁之成則一以當代正朔言也夫子以四代禮樂答顏子為邦之問首之曰行夏之時此則聖人經世之法之所寓如是而猶有焚經以建亥者矣不然則建辰建卯將何時而可定乎搖光昏見于子而陽氣已潛萌乎黃鍾之宮此天之所以為

春而萬物之所由生也治曆明時實為

王政之大端舍是而不之講則非當務之急矣

問六官之屬備於周合而典則柄統散而庖翟春藁莫不有政有事今其書詳焉漢去古遠大抵多倣秦舊而法制日密名數日滋以建武之減損猶不能革元始之更置下逮宇文拓跋號名復古而建官之意邈如宜其効之若彼也夫以六典之書為周公始致太平之具柰何一用於後世而遂啓變法更令之端則周之制果不可行欬蓋嘗以今而揆古則今之官猶占之官名之存猶實之存也國計主於大農而金穀之虛贏豈不可考公卿領於尚書而庶官之殿最豈不足覈居是官舉是職而其道可以達之天下國

風刺候人春秋譏世卿吁可畏哉孔子曰脩廢官而四方之政行焉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今

聖賢相逢而天下猶有廢而不脩之官逸而未舉之民此則明詔所為拳拳者也善乎先儒之言曰有闕睢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然則今非其時欬彼其籍以為變法更令之端者夫亦泥其迹而不知其意欬諸生蒙被菁莪樂育之仁是皆有民物之責于身試訂言之抑以觀所學

問古之王者立廟以萃人心之渙蓋制為祀享而天下不一之論定矣故上自商周有功之臣從於大享祭於大烝而漢以降則惟烝嘗配食於庭崇德明勲之意示人心之有統而且以勸嗣日也唐武德中嘗

論次太原功臣由裴劉而下摠四十二人貞觀所錄亦五十三人長孫趙公實為之首而房杜王魏無差等寫他日配祀高祖之庭者殷開出劉政會淮安河間二王而太宗之庭則房魏屈突通高士廉而已裴劉之勳固不多於鄭渝二公靖元二王也邪梁鄭尚矣乃若無忌如晦与珪之風節抑猶在蔣申之間也耶凌炮之圖贊即麟閣雲臺之模寫彼一時之定次果不足以望十八侯之功籍也耶將不一之論第能定之於一時而未能祛千載之惑也耶先儒以大烝為禘祭謂禘於夏而禘於冬耳其與周禮秋烝冬嘗之制異矣然貞觀之議亦曰禘及時祀功臣皆不應享則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以其合於天道之大小而

言之大則人臣不與而小則人臣可以無及之歎崇德明勳今猶古也其即夫天理人心之所安而稽之往制之得失以詳著于篇

問道馭天下之術既微而庠序學校之教以興聖人之於人有甚不得已焉者矣蓋成周以三物四術舉於鄉升於司徒意猶為近古至西都則孝悌有科孝廉有舉命之九卿命之郡國而不舉孝為不奉詔不察廉為不勝任失當者有罰紛紛若是其與鄉舉里選之意果有同歟當時率以戶口多寡察人口二十萬一人滿百二十萬六人限之以四科而博士御史三輔縣令於是乎取至博士弟子亦命二千石察其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得詣太常受業然

武帝初弟子負千餘人成帝未增至三千人豈計口
察人之路不廣而受業太常者特二千石之所羅致
也歟且善事父母為孝清絜廉隅為廉而又博綜經
籍窮闡微奧其選艱矣今考之於史以廉舉者若趙
廣漢朱博薛宣黃霸尹賞不數十人而以孝廉為郎
者自京房外亦不多見則計口以察大郡滿六人止
者抑豈過計歟大抵法之涼貪皆不能以無弊後之
議者或以新衣好車為不廉而蔽輿服絜壺殮者得
以盜名檢或以割股廬墓為非孝而揖諸生閉空舍
者得以著行義一是一非其間相去不能以才公論
尚得而貸之歟蓋漢承秦戰爭之後借鋤取帚之俗
未革謂彼能孝親而弟長則知所以治身而推之可

以為吏矣此高祖轉移斯世之一機也是其同乎成
周者果可以其迹而論之歟今
朝廷設科取士先德而後文必孝悌稱於鄉信義服
於友始得以名上有司固已合成周先漢之制而一
之矣則郡縣之所舉館學之所升凡欲為天下得人
以推廣
皇上好德賢賢之仁心倚欵休哉橋門多士方鼓勇
作氣以俟決戰則夫徵之古事而驗之時宜固鋒鋒
筆陣之一助也其母以吾言為贅焉
問儒者之學要以明體而適用故養之之至蓄之之
深則其奪幾為事業為文章必皆碩大光明可以貽
諸後世而無愧彼或以成敗利鈍論人者失之遠矣

季漢諸賢以名節高自標表至於矯枉過直而諸葛孔明躬耕南陽抱膝長吟自方營仲樂毅時其知者不數人而不知者未必不以為是矜名飾譽者之為耳及先主起蜀一聞徐庶之論三往乃見其畫為跨荆益和和西戎撫夷越之策善矣遂能挈成敗之機約合孫權挾飛雲之衆圍取成都迨建興和搃政一試于南而資用以饒治戎講武從容北舉二疏之陳開朗激烈忠誠所攄豈徒文乎哉乃若割木牛流馬之運演兵法八陣之圖雄據武功雜耕渭上深謀定慮有足稱矣使亮未死則舉魏併吳興禮作樂漢之為漢直反手耳者乃謂其制戎為長奇謀為短是得為知孔明哉周而下遭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

者孔明也挺身孤石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逼人王不疑不忌而和知所勸所謂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蓋無非帝者之政也觀其規模宏遠真足以鼓舞豪傑憑藉一世而身隕未幾炎祚遂熄使操持妄議者猶得伸彼以抑此故其知孔明者不過以為是時將略之雄耳而不知儒者明体適用之學至孔明無餘蘊矣先儒曰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又曰孔明庶幾禮樂夫亦安所措哉講肆之暇試究評之

問舜始命官契為司徒亦既任之以敷教之事矣至后夔典樂則於胄子之教尤時隆焉蓋自天子之元子衆子至于公卿大夫士之適子通謂之胄子是皆

與有天下國家之責使非有以涵養其性端而和柔其氣質則樂德樂教何以深入乎心而直者必失於溫寬者必失於栗剛必至雪簡必至傲矣歷夏而商而周若大司樂之建學政若師氏之三德三行保氏之六藝六儀所以教養國子而進之於道者非於貴遊于弟而有私馬故周召毛原劉尹榮單之族皆世食其祿並儀朝著與周匹休直教使然耳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受之先王固將與夫勲庸之子姓共有之周之法豈獨致隆於公卿哉以國子之繫國體其重如此則教之之隆所以責之之至也漢世吏二千石至六百石及關內侯五大夫皆得任子若侍郎郎中庶子洗馬制賁郎將往往以父任為之成帝時伏

湛始由父任為博士弟子其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宗廟舞人而董仲舒謂子弟未必皆賢王吉謂子弟率多驕騫或欲除去其令或欲稍減其負此徒見任子之弊而不知救弊之源毋恠其論議之紛紛也今國之胄子有學有教固已大倣虞周之制而出於父任又皆壹用漢法所謂樂德樂教乃未之聞焉至於舞宗廟之耐者世或非賤之矣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然則五典者仁義之實而六樂豈自外至者歟彼六律六呂五聲八音之為用又豈非三德三行六藝六儀之所發施也歟抑樂之為樂偶於六藝之中其為教亦有輕而有重歟或曰

春秋譏世卿為尹氏也則雖周召毛原劉尹榮單之族其必資教以成者庸可得而後之歟雖然虞周之教其致隆如此今亦豈遂不可得而復之歟虞之冑子周之國子漢之任子其所以為法亦孰得而孰失歟願志相與商訂其說

御試一首代趙承旨作

朕觀帝王制治之道未嘗不承天以從事法祖以立政然而仁義彰施恩德和洽則本之教化成之禮樂其効固亦可睹已孔子稱舜無為而治觀其始於修已而終於蒞已勞於求賢而逸於得賢無刑而威於刑不賞而勸於賞能大有為而後無所為舜果無為者哉迺若克艱以圖又昭德以建中不遑暇食而即

夫康功田功無作好惡而至於會極端極是昔有以協和天人之際而臻茲至治之休三代受命之符厥有在矣朕惟我

國家基業之崇土宇之廣固已掩跡虞周曼絕唐漢而傳序在予式承

祖宗全付之重憂兢寅畏慄乎朽索之御而春冰之履也願詔書屢下而惠化未孚德澤屢降而陰陽未應豈銓條有失於精覈而進賢之路或壅歟抑吏治或過於煩苛而致理之績有歉歟伊欲顯忠而遂良與廉而起孝通教化之原達禮樂之用使世厪隆平民躋仁壽其以何方式濟登茲子大夫孝究終始其於賢良三道之要春秋一統之指講之熟矣志著于

篇朕將親覽

柳待制文集卷之七

柳待制文集卷之八

謚議

徐鳳謚文莊

教諭泰和歐陽溥編輯
訓導江浦郁珎 校正

儒者事業蘊之則為德行發之則為政蹟
辭章此其服髣於家庭詩禮之訓而漸濡於師友源流之正者
有自来矣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待御史徐鳳踐歷
中外垂三十年純白一節終始不渝方待制集賢奉
檄遼東艱災備患克盡乃心同知河南以誠率下吏
罷民懷興學治田勞効尤著為郎右曹治書憲府府
綸庶政執持風紀寬而不弛密而不苛退讓自將曾
無矜耀本諸所學有光先美大用未究論者惜焉易
名定謚名合禮經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執德不

矜曰

請謚曰文莊

扎忽兒白謚忠肅

蘭文同畦則芳馨失所忠邪並列則讜正靡安蓋觀君子小人進退之機而知陽明陰濁消長之候羣儕既力孤立易搖此所以姬旦近親屈平責族猶不為流言讒口之所容者也故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扎忽兒台早食世德親結

生知始寓真於省闈遂典司於藏鑰固已屢禪廷論深究利源由憲府以迺登為元審而增重持待御史之簡則風采凝嚴進中執法之聯則紀綱肅穆而屬省構隙海漕飛章密

掄首當訊鞠辟所逮及

聽必簡孚求情於隱微之中論獻於法意之外具獄

既上罪狀恚明雖顯戮藁街遠投四稟而人自不寃以至雲南伐叛之臣陰受種羌款兵之賂奉辭問罪議法用權於時稟土之遙始服祥刑之正及于晉司丞轄參秉樞機方妙幹於化鈞已潛移於政柄譬之威鳳在樹鵝鳥懷憎猛虎栖山豺狼反噬雖名假寵以補外實乃棄賢而遂姦公則辭謝登途懇誠戀闕洎

宸衷之啓悟侈恩賚以追頌無何中路鳧飛神州墜斷愁雲結恨流水含悽故識者莫不驚嗟而憮人自謂得計不知漢廷聖重由汲黯之居中唐室謀輕以真卿之出使蓋公之血誠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讒臣知有國是而不知有頤忌蹇蹇

之節諤諤之忠可以振肅簪紳可以擔懾壬倭春風和氣周流於秋霜烈日之中全德純臣公則奚讓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謚曰忠肅

郭昂謚文毅

古者詩書禮樂謀帥以智為先而勇次之粵若世祖皇帝開疆拓境服叛夷凶一時選用文武之士隨才受任各即有功是皆不世出之臣卓然能以勲業自致者也故廣東道宣慰使郭昂始以布衣納策參贊軍幕從征數年卒能以智謀勇功翼成渡江之績衣撫廣南招懷洞僚先聲所至莫不震驚觀其橫渠賦詩下馬草檄沈機敏識槩槩仁威雖古良將復出未敢多讓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致果殺敵曰

毅宜謚曰文毅

忻都謚孝恭

以孝移忠者人子之大節執事有恪者人日之至誠此致履險艱而不忘於將母出入中外而不懈於事君生有餘榮沒有餘惠者也故宣政使兼資國院使忻都少稱驍勇長益敏明懷策未朝奉身委質念慈親之待養則行挽安輿屬

明主之需賢而進當迪簡以至討叛西域獻俘大廷多出奇謀以裨成筭凱還萬里痛隔終天負土為墳揮涕如雨洎從

二聖於巡幸親見萬方之樂推聞忠謹之言則協誠獻可嫉姦邪之黨則顯論指陳雖宣政資國漸陟崇

班而弥綸輔相實觀來効蓋以揚名之志形為載德之容合是易名庶幾無忝謹按謚法志不忘親曰孝愛人長悌曰恭請謚曰孝恭

李侗謚章肅

德深者其衍必茲勞大者其發益遠迺

聖主肇開於洪業而仁人自獻其良謀克有國功以傳世胃故集賢侍讀學士李侗由其父祖疊建勳庸遂從四蜀之征首佐中軍之畫蓋義理融貫則謀略沉深識見敏明則樞機慎密以才自致隨試有稱於是筮仕省曹陞華泉府果奮擊姦之勇以為靖亂之先瀛館廵登方求賢而報

國臨江出收知共理以綏民雖謏言之如焚沆善政

之不泯以至劍泉移守淞漕轉輸郡治以孚鹽筴以正所謂有儒術之緣飾無吏事之煩苛者也晚還朝廷鬱為壽俊以言語議論為黼黻采章載觀書畫之流傳猶起縉紳之潤色然而薦於繼志故倭者不容強於執心故直者不悅嗟蓋棺而論定宜節惠以飾終謹按謚法敬慎高朗曰章執心決斷曰肅請謚曰章肅

鄭阿兕思蘭謚敬愍

蛇虺肆毒則不擇類而傷儉邪醜正則不越門而禍以為故家令族之所在是乃直言謨論之攸宗其好合近乎黨同其矯非佞乎立異壹加文致遂傳刑誅思昔至次之間實啓姦臣之釁雖任情淫殺濫及無

辜然稔惡自夷不俟旋踵因其誣讒之跡知其猜忌之心公論尚得而貸之乎故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阿兕思蘭粵從再世歷事

累朝唯殫盡瘁之忠以服貽謀之永殿巖齧爵而禁旅無諱祖笏重光而師干不試自倚遭逢於

聖代寧能屈折於推門遂使萋斐為文織羅成獄上刑而伏斧鑕惜孰加焉盡室而化囚拏忍乃至此事實關於

國體恨空結於人心悵魂魄其何之痛祚胤之未立或者謂李陵三世嘗多殺卒之愆故子美衆寶盡坐祠神之罪是則諉之家禍誰將服此官刑所賴仁后御天

綸息昭雪發宿奸於俄頃還舊物於敬亡可以疏渝沉寃可以挽回亢氣然而節惠之典雖後十年垂世之名已登信史則夫

國家所以閔恤忠賢之稟者其於彰往勸來豈不厚哉謹按謚法夙夜就事曰敬佐國逢難曰愍請謚曰敬愍

嚴度謚貞憲

故國之有世家猶深林之有喬木其封培之厚則積久而愈茂其蔭藉之廣則無大而不容是生聳嶷之才實負千雲之氣為清廟之栒業為明堂之棟梁隨所用之無不得也故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嚴度生長勲閑被服文儒昔武惠之建行臺為

國家而保東 如手足之捍頭目勞佚之均戚你方
大舉平南而嗣子于役渡江銜命欲持口語以代干
父踰險遭兵至以頸血而膏原野及乎四方底定諸
將論功首錄羽林之孤即試海沂之守荐由郡貳專
領藩方治多 於教條憂每先於民瘼於是蜚聲朝
右舉最臺端謂世德之作求則官箴之式正祥刑按
部節鉞屢更分閫調元疑丞載踐知明體而適用不
吐剛而茹柔所謂直養以全剛靜修以致遠則西平
之有子鄭公之有孫庶其似之禮重易名亡當論世
考之國典職在司存謹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文武
可法曰憲請謚曰貞憲

王晦謚文靖

作室之材求之鄧材成器之金出於麗水故人才之
萃聚必以其地而見之奮發亦以其時迺若東原實
望全魯方至元之極盛羣英入以偕升由上有作人
之

君則下多自致之士然而衆君子維持之不足一小
人猜阻之有餘與言及茲良可重嘅故廣平路揔管
王晦奮由孤子秀出輩倫拔於其鄉遂陟東曹之掾
少展其用已動當軸之知佐畫禮闈乘駟憲府儀文
序正章疏指陳皆能煥發儒猷孚合朝論視韓盧張
崔之憐奚跟今古在李孟關徐之列孰敢後先會舉
平南之師妙選贊籌之彥屈居卽署參掌兵機幕府
上功賞無虛級轅門納策出卽良謀振義旅於潭湘

脫生民於擘戮蓋仁言之一發果天意之潛回及乎
作牧藩州宣威師間疲精於南浮北走成治於近詭
遠來櫛筦庫之姦媮則貪墨者惡其害已敬唐廩之
儲峙則尸素者嫉其傲名雖地官稍示內遷而親撫
尋已外徙迹其詭計實昧初心甫還太守之符適易
大夫之簣謂公論為不足恃則英才美德實斯世之
采章謂名器可以力求則高爵厚祿皆吾身之機穽
淹回於三品之秩驅馳於一紀之間昔之摧沮者未
必獨存而今之悵慕者適以增歎於焉定謚雖曰計
資持是易名猶為考實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仕
不躁進曰靖請謚曰文靖

李諤謚端憲

兄弟同世固本天常師友一門實備家訓乃若吳郡
二陸眉山三蘇並擅美于時流芳于後維有是父則
有是子不知其弟曷知其兄昔文正起家伯季競秀
如墳簞迭奏如華萼交輝至今流風善政之存慨其
斯文後死之歎故廬州路揔管李諤以知見為學以
篤實為行出使而見金已明辭受之義費籌而論讞
遂成簡閱之孚洎參宥府密謀深惜
國家大體謂徵兵萬里今或無名然啓釁一言後必
多事識者服其所見之遠而知其所至之宏于後憲
節五更守麾再易殫擊不遺於權倖攘除必盡於根
株民懷去思吏仰成式蓋其以理義為悅心之味以
恪恭為立治之符載歌常棣之詩宜配甘棠之詠考

其資秩微之誌辭誅行易名抑以勸善謹按謚法守禮執義曰端行善可記曰憲請謚曰端憲

陳思濟謚文肅

開一代之人文必有一代之制作非智足以騰蹕今古勇足以排摺姦邪仁足以存是理之公義足以行是理之正則知管仲之計利或不知郊子之官名知黃霸之理民或不知張湯之律議維有體而有用知柔而知剛故能布令頒條立經陳紀卓然聳吾元之德於盛漢之表而燁然熙吾

元之績於黃虞之間也蓋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陳思濟從世祖於潛藩觀

飛龍之昌運于時海寓未壹川陝維雄擇遣重臣住殿西服掾曹載筆暮府上功觀其策略之多竒信其材猷之足倚輟從外屏入佐中書凡諸憲度之挾張命令之出納必上稽經誼而下適人情謂臺察為風紀之司所以維持乎國是忠良為生民之元氣所以固護乎朝綱至今令式之昭垂猶覺樞機之周密方其摧姦柄政虐焰熏天首以制用立司旋以尚書建省屬拜御史遂率同寮伏陳舉劾之章顯斥滯縱之罪以對辯為失體以盡言為納誠夫何大器難容一麾竟出由州符而分漕節換帥鉞而乘廉車驅馳于楚越之郊出入于仁吳之會視法令若家庭之教詔知祖絲係田野之慘舒勸分以卹灾借輸以代賦不

赤赤取譽不察察為明里多受廛之氓部有解印之吏南徙簽於汴省已遂掩於泉局蓋其所學本自碩大光明故其所志無欲脩齊平治雖早收朝蹟卒老宦途不能還坐廊廟以究其蘊蓄之宏而制為章程以貽厥謀謨之末則四方維則萬世維行其短其長孰得孰失可以較然而無惑矣施於有事不若著見於文顯於一時不若彰灼於後謹按謚法修治班制曰文好德不怠曰肅請謚曰文肅

孟淳謚康靖

自罷侯置守而大郡所治至數十萬戶以其有養謂之司牧以其有教謂之師帥漢法太守祿二千石駕五馬車朱轡皂蓋行省風俗或終世不遷其官或三

年輒易其部民安樂之視如嚴父慈母國制大郡為府府有總管統治州縣繫民戚休則司牧師帥之責萃于其身矣故常州賂總管孟淳未及弱齡罷其父爵以二品之秩佩士郡之符計其所涖若太平之控扼大江婺處之依阻巖險信徽之介居閩楚隨俗為治不猛不寬推其仁愛惠利之心以成慈祥豈弟之政使知禮義則民自懷柔去其太甚則俗自遷革引年謝病竟以考終則夫紀載之歌頌之尸而祝之將直儷美於桐鄉之朱邑石室之高朕雖不至九卿不登三事抑何慊哉矧惟祖武揚于異代茲服官箴先昭前聞計資定謚厥有彝典謹按謚法保民迪吉曰康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康靖

李榮謚成肅

古之善治審其所尚或好仁而好義或用吏而用儒
所尚既定則因之濟時而利物昭德而顯功其所成
就猶一道也故湖廣等處行中書有叅知政事李榮
以刀筆筐篋之餘為經濟弼綸之蘊屢當任使已見
器能即尚右而轉東曹遂叅陪於

國論自度支而領憲部尤慎守於邦條觀其大節之
建明知其忠誠之發越泊持帥鉞出鎮藩方屬遭叛
逆之擾邊能使黔黎之按堵以至力陳買馬之害備
殫饋餉之勞禁暴戢貪拯災捍患其計慮之定智略
之宏則經術為之本根義理為之涵蓄故祥刑出節
參預借籌方企想其還朝忽含笑而入地考其初試

迄于有成以一心之公為衆善之長如伯禹之治水
行其無事如孫子之制兵用之若神不有易名何以
示勸謹按謚法德見於行曰成執心決斷曰肅請謚
曰成肅

張士觀謚文懿

唐制學士演絲綸太史制褒貶俱號清切之選是為
獻納之臣迄于

聖朝志歸詞掖故文章優贍則足以敷達
皇明筆削森嚴則足以恢張

國是但稽官簿豈限年資所以聚天下之豪英而為
儒者之幸遇也故翰林學士丞官張士觀篤學成志
能賦蜚聲不眩飾於葩華自殫窮其根彙于時魯多

君子道際明時芸館編摩出三長於初試薇垣供奉
成九制於一揮方騰序進之章乃堅補外之請終更
郡貳遘涖奉常屬圖任於舊人俾參彙於故步竟由
論譔歷踐清華蓋一品崇班至若循皆而拾級乃
四朝實錄率嘗約倒以推凡載窺簡汗之光猶覺管
彤之煒然則言精而事秣誠立而辭脩非其德盛仁
熟曷濟臻茲謹按謚法勤學好問曰文誠以致志曰
懿請謚曰文懿

伯都謚元獻

成周盛時官人以世而毛原尹單之族亦皆懋德懋
功以能承上休寵其植本之固其流澤之滋視夫繳
榮於一身而子孫不旋踵景滅響絕無可復考則我

者培之傾者覆之豈不繫乎人哉故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御史大夫伯都早以世胃入官而秉德端懿宅
心靖淵文采彬蔚克濟前美屢更憲節再鎮藩垣以
寧謚為出治之體以忠真為報

上之誠臨危制變守節不渝尤能為人所難晚以
太子賓客召還

朝廷啓沃之言多本仁義以目青辭尋拜南臺大夫
復引疾不起

聖皇御極來朝京師薨于邸中天下之士咸嗟惜之
而河隴吳楚之民至於一飯必祝此豈聲音笑貌所
能致哉蓋其先世有大功在盟府官勲土田錫于蕃
厚恩禮視諸侯王至公之身脫去貴富其服食節約

不異寒素死之日無餘帛羨票貴而能貧可謂賢矣
謹按謚法忠肅敬懿曰元賢德有成曰獻請謚曰元
獻

劉二拔都兒謚武宣

緊昔

世祖皇帝天啓神武恢張

帝圖命將出師誅殘討逆所向無敵卒成伐功亦惟
受任之士克秉戎昭顯者勞効為四方之藩屏為
王室之杆圍更數世而無乏人之歎休矣盛哉故湖
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二拔都兒早參行伍
洞識樞機始以從攻襄樊略定淮楚之功承
上恩寵錫名予爵尋領衛卒專征北庭修耕戰備攻

裕宗皇帝于東宮及

世祖親祀乃顏嘗在行間師還錄其勞効有

旨命中書授官時權臣柄政第以五品秩出試郡高
密無幾權姦即誅

旨至京師見

上便殿特授同知都護府事寵賚尤厚

成宗臨御再進秩二品至大三年山東饑

仁宗居潛命乘傳賑卹還奏稱

旨而省臺亦交章論薦改通政使尋除湖南康訪使
在官一年部內清謚以母老乞歸侍養遂拜侍儀使
使脩其世父之業賁理儀章慤肅班著無違節失度
上每嘉賞焉時

天子方向意文孝人謂且大用以疾而薨嗚呼惜哉
蓋其從官三十年試牧祥刑僅再閱歲出入
禁闈忠勤一節弗懈蓋恭論其世德雖漢之程侯萬
石君家有不過也然則啓大於前而光紹於後茲無
憾矣謹按謚法忠信接禮曰文平易無疵曰簡請謚
曰文簡

元明善謚文敏

文章者華

國之黼黻而潤世之膏澤也天之於人才其生之不
數則其賦之不浮有弘深茂美之資而當碩大休光
之運敷之為瓌辭暢之為崇議可以震耀
皇明可以宣示臣軌道德仁義由是而發舒禮樂刑

政由是而寧壹譬之景星卿雲白麟朱鳳其出也則
為

治世之貞符碩欲常常而見之豈可得哉迺若翰林
學士元明善氣非養而自充學隨用而不竭進逢
昭代沆展宏猷如高檣健帆翼順風而駕洪濤其行
無前旁觀以為神而不知其才之致是者非時之力
也蓋自其初以 太子文學事

仁宗皇帝於潛邸固已用其詞藻深簡
上秉厥既

正位

宸極遂超掌內翰班治立制贊畫居多洎

英宗皇帝踐祚尤以修舉儀文討論典章為事每群

議

大廷徐出片言莫不脗合于古顯宜於今故以之長
春官而議中書者此文之著也以之出涖鄂省而參
其政事者此文之施也所學之蘊繞一二摠之已足
飛英而騰實願大用不究識者有遺憾焉周旋班著
幾二十年而一時

典冊

詔令勲賢銘誄与夫浮屠老氏之宮豐碑鉅剎照映
後先皆能鋪張

景鑠垂範貽休以至筆削

三朝實錄藏之金匱而為昭德表功之地者尤稱良
史之才惟

英君

誼辟重熙累洽于上故其雄文健筆得以增徽承煥
於下自

建元以來儒臣被遇之盛未有若茲之侈者也以如
是之才膺如是之眷而或者猶不能無少年用事之
譏然則蓋棺論定令其時矣節惠尊名庸可後乎謹
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務時成志曰敏宜謚曰文敏
董士選謚忠宣

自古君臣之際蓋必真元之氣一會而後文武之才
並用揆之以時不數數然也迺

世祖皇帝紹隆

景運丕闡宏猷時則有若一二世臣出其謀勇功

先後禦侮以翊濟

大業恢張盛治不特宣光于一時而留遺

聖子

神孫閱世數四尚足以繫天下之望成安強之勢則夫

褒典之加頌可於斯而獨後哉故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士選自其弱齡超從其父忠獻公全師南伐已能用其策略先登取勝宋平第賞超授官勲尋領禁旅扈直

殿巖占對之間明敏亮直

上知其才每器異之踐揚中外屢被

親擢其位軍政則再應行院入簽

密其揔憲綱則

一試南臺遂為中執法其殿外服則由江浙江西丞轄進河南陝西平章政事率以能選不階黨援方辭河南退休于家會

仁廟御極有

旨謀議

彰
朝堂首 時政十四事以對其言一本經義蓋公之於學知其大者故見之設施有綱有目而進薦人才如忠失之後多有聞于時式略文聲進退成裕可以

累聖之知而示世臣之軌矣薨葬五年有司乃始下其易名之議於是

世皇之謨訓炳其未遠而儀刑元老之存者無幾考

其治行質之古人則勿斯之謂忠昭問之謂宣於公無愧焉耳以茲定謚登之功載尚俾未者之有稽也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熊布令德曰宜請謚曰忠宣

姚燧謚文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

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為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五三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

世祖皇帝振拓基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公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

三宗繼照天下人寧而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固已挾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歲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剞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闖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掩之孰得而掩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

惠公奚憚焉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曰文

王仁謚正肅

君子之學其居安資深而行著習察者將以立其誠蓄其德而非以徒識前言往行為足多也及乎進逢所知而時不我舍則亦隨試效用知夫深厲淺揭之宜在已而不在人故其出處行藏優有餘裕如冥鴻威鳳翔乎寥廓而網羅矰繳之睨其上下夫孰得而羈獲之哉是則學之為効焉可誣也謹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王仁自其始學固已秉志之慤用功之密鄉評里譽浸浸有聞稍長從蕪恒陽王行省荆南而能益見其為歸州安撫副使王所署也民初款

附能結之以信持之以公州則順治其箴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司事江南建臺之明年也移淮西丁內艱去再移山東又移燕南按察三部劾發奸賊吏當其罪狀身受顯罰而沒齒不寃及進陝西河南二副使拜治書侍御史河東山西廉訪使則既病矣獨治書侍御史掌一登

朝其所論建根據憲章不為繳繞識者賢之八拜官而四不行在仕之日不多於閑放之時然觀其出處之大節綽綽如也蓋其所學始則究覈羣史以推古今成敗通塞之原終則涵茹六經以窺義理廣大精微之蘊其居官之理其事親之孝其脩己之敬本之君子之學則所謂尊聞而行知者庶其無憚焉耳謹

按謚法莊以率下曰正好德不怠曰肅請謚曰正肅
程鉅夫謚文憲

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蓋以柔順而乘剛明則其
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正位居體極其美而臣道得矣
是則所以為文也惟昔

世祖皇帝以義聲仁威撫壹疆宇而尤欲恢張文治
以收大同之効一時服在臣列多以文學不次致用
其煥發猷為增飾制作傳之數世有不盡焉嗚

呼盛哉謹按故翰林學士丞官程鉅夫躬負宏博之
學進遇隆平之期江南初定以牧守子姓入備宿衛
英才穎出遂為

世祖皇帝所知言議

上前動合 旨意六 而以侍御史行臺江南來

傳訪求遺逸就轉福建廉訪使移湖北

召入翰林為學士尋以 官議政中書至大中復出

節山南

仁廟御極徵為翰林學士丞旨大榮明謨多所咨決

而於

國體民命之間每深致意今觀其論建而知其以柔
居剛以順為明之美得於坤六五之正而

世祖皇帝所以留遺

神孫於數十載之後卓然為守文垂憲之本者不可
及矣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行善可記曰憲請謚
曰文憲

阿里伯謚忠節

自古忠邪不並列誠偽不合謀所以讒構害正媚疾成風而治否相尋雖盛明之世有不免焉及乎事久論定迹遠聲彰則一時之屈百代之伸較其得失有由然矣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阿里伯自其迺父際遇

太宗皇帝

憲宗皇帝

世祖皇帝

奇謀

書左右

弼成混

終如始而公尤為

從 潜藩以至御極密畫

多中統初元即佩虎符領中

使受任之專羣臣莫並及其

之地而權姦用事正直

英宗皇帝寵之賻襚朝士引紼返葬故立生榮死哀固無遺憾而禮重易名考德揆行厥有攸司謹按謚法尊仁安義曰孝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孝靖

王侯謚憲肅

隼不擊則梟鸞不

霜霰不嚴則蕭蘭不辨故檢

之抑損則善類之獲伸此所以君子進退之機為

論消長之候也謹按故大名路提管兼府尹王侯

由治縣已著能稱其後屢更憲節再我豕冠以其

襄濟弱之心形之激濁揚清之政問當道豺狼而

狸歛跡若在山猛虎而藜藿滋榮鋒愈挫而益銛

無暴而不餒甫叅朝議過易郡符雖坎壈終身莫

志然清明在上實亮孤忠禮重易名士當考行

加美謚責在有司謹按謚法行善可記曰憲執心
斷曰肅請謚曰憲 肅

杜思敬謚文定

之厚者其末大得之深者其至遠故求忠臣必於
子之門論王佐必考正學之白謹按故中書左丞
思敬由其父奮起行伍顯立勲勞遂得給衛

祖皇帝潛邸及遊許文正公之門益知講學源委
仕御史臺都事轉始書侍御史權姦伏辜臺臣以
言併逐

獨亮其忠命泣職如故無幾除戶部侍郎歷右
司郎中出為順德安西總管就僉陝西行中書
尋移汴梁總管復入為侍御史議事

上前首當

帝意拜中書叅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以疾不行
召為中書左丞彌綸庶政匡贊洪圖大抵以忠誠為
格

君之本以安靖為出治之基進退適宜始終全德所
謂西平之家有子而河汾之門多賢豈不信哉誅行
易名所以勸善矧茲丞弼歷事

累朝可無美謚申示褒旌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
踐行不奕曰定請謚曰文定

嚴忠範謚節愍

古者列國有邦交之禮至於軍旅之興講信脩睦尤
重使命故及境而勞入館而餼幣帛筐篚之將所以

致其忠信誠慤之寶稽之儀文常不敢後况乎棄義
崇讎專殺忘敵則行李不返而成命之遂隨血刃未
乾而禍釁之莫遏師曲為老佳兵不祥宋之速亡由
乎是矣謹按正奉大夫簽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
書省事充國信使嚴忠範出自閩閩服習詩書始從
世祖皇帝潛即首陳為治之要在修禮樂而定制
言議亮切深簡

帝衷爰及

龍飛九見親幸荐由京尹入領文昌

凡所署置率多名上文武并用一時稱之于後

天兵南伐師次建業以國信使命公直入宋都宣布
聖主所以兼愛南北之仁甫及獨松關關吏不納閱
三日宋兵來罷臨之以威杖節不屈遂以遇害蓋不

旋踵之間而問罪之師已薄京城銜壁輿櫬悔何及
矣論者謂吾元之興而宋之亡其逆其順理實昭然
故前乎儀真之羈留而歲弊之食言後乎獨松之要
伐而命戒之不受則兵交使在其間所為講信脩睦
之意自尔背之天亦豈能獨祐哉酈生烹而齊則不
祀來歙隕而蜀無與存忠魂義魄凌厲千載雖死之
日如生之年易名定謚庶其有慰焉耳謚法臨義不
奪曰節佐國逢難曰愍請謚曰節愍



